

賢明章
 諸女曰散問婦人之德無以加於賢
 家曰人肖天地負陰抱陽有聰明慧
 性習之無不利而況用心乎若楚莊王
 朝樊女道曰何寡制之晚也得無勞後
 王曰今與賢者言樂不覺日之晏也樊
 女曰散問賢者誰歟曰康丘子樊女掩口而
 笑王往問之對曰康丘子賢則賢矣然其
 忠也安幸得充後宮而湯沐執中賜借
 除十有一年矣妾乃道九女今賢於吾
 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妾知妨妾之受
 妾之寵故不敢以私故公欲王多見
 也今康丘子居相十年所薦者非其子
 則其弟未嘗聞進賢而退不肯可謂賢
 哉王以告之康丘子不知所為乃避去
 後使近孫辨教而進之遂立孫相夫
 一言當請孫不敵寵兵終窮其國
 之力去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又曰前

論一貫道本與非本 之思想的解經模式

從《論語》的幾則解釋談起(4)

◎ 鍾雲鶯

(接上期)

參、「學而時習之」章之「本」思想的呈現

《論語·學而篇》首章向來是學者重視的篇章，故而古今學者對這段的解釋不斷，一貫道既以儒家思想為信仰中心，對於這一段的重視，當然不會自免於外。

夢湖在《論語選讀小註》，對於這段大家耳熟能詳的篇章說：「論語中所討論的第一個問題即是苦樂問題，即知苦樂無常，就得想辦法超生了死，以解脫苦樂。」（註27）〈學而篇〉首章雖是談論「悅」、「樂」、「君子」之境界的問題，但一貫道的解經者，卻將這段話解讀成「生死」與「苦樂」的問題，已經將之完全宗教化了，脫離了原本經文的意義。

其實，若從後人詮釋這段文字的變化觀察，則脫離了經典的原意，並衍繹更多思想上的解釋，早已有之。根據黃俊傑教授的研究，「學而時習之」一句在中國歷代儒者的解釋中，隨著思想家本身的生命體驗與時代背景的變遷，早已有多元面向的解釋。黃教授從三個面向談話中國歷代儒者對這句話的解釋：1、學的本質：漢魏古注中，對「學」的解釋較少，儒者們重視的是「時」的問題，也就是「時習勿忘」。至皇侃《論語義疏》引《白虎通》訓「學」為「覺」，解釋「學」是內省性道德思考活動。此後「學」的意義有：（1）北宋時期，「學」的第一種解釋是「覺」。（2）第

二種解讀「學而時習之」的進路，將「學」訓為「效」。2、學與知、行間的關係，「學」必須是道德價值的學習與落實。3、學與心、理間的關係，透過學，而達到「心與理一」的境界。（註28）

由「意義」的改變與衍生，我們可以了解，經典注疏有時是爲了抒發注疏者內心的情懷以及他對經典「意義」的看法，故而我們只能從中嘗試了解注疏者的思想與他所想要表達的想法，以及思考注疏者爲什麼這樣解釋的背後原因。一貫道以「修道」的觀點閱讀經典，以歸本溯源的角度解釋經典，因之，「學而時習之」一章在他們看來是孔子教人悟道歸本的文章，將「悅」、「樂」、「君子」的境界，逐漸推向修行的方向，我們再看看孟穎（本名侯榮芳）對這章文字的「意譯」及：「心得記要」說：

孔子說：「當我們參研歷代聖哲的性理心法後，要時時去體悟、溫習，以了悟無上真諦。啟開那靈明不昧之性體，動激宇宙之理，自然得到法喜充滿。如有志同道合的同修好友，遠來和我們共研聖哲心法，一旦豁悟道之真味，並默識衷心，那有不快樂的呢？學道本係心靈的提昇，惜世俗之人難明進德修業為實學，反生毀謗，但這對有修持的人而言，是一項考驗，能不因此而發怒，正意味著心懷宏大，豈不是已修至道德涵養臻至於完美的君子嗎？」

古人每言人性本善，唯因受累劫因緣所惑，塵緣的薰染，遂忘了本原，如今欲返本還源，則當從關鍵處下手——心，故當求明師指點要道，扭轉乾坤，須勤修實學，如鳥之習飛，不敢稍懈方能有成。故論語首章冠以「學而」，學而即學明心見性，學修玄得理之道。（註29）

〈學而章〉雖歷來解釋不少，不過，像這樣充滿著宗教味的倒是不多見。類此「以教（道）解經」的詮釋方式，是一貫道經常運用的方法，特別是爲了說明「本」之根源的重要性，一貫道專用的宗教術語「性理心法」、（註30）「求明師、覓正道」等可知，也可以了解一貫道詮釋儒家經典解讀，乃扣緊「本」的思想而開展。

肆、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！」章之「本」與「非本」思想的闡釋

一貫道非常強調「道」的重要性，故而經典中有關真理、道的尋求、領悟，一貫道往往運用「以教（道）解經」的方式詮釋經典，故而此章本是孔子認為真理的探求是更勝於生命的存在，但因對「道」的尊崇，以及對「道」本體的探求，他們的解釋就與前人有異。孟穎就直接說：「本段是孔子闡明性理心法最直捷有力的一章」，又在「意譯」說：

孔子贊歎得道之寶貴說：「如果能夠得到明師指點，而了悟宇宙本體的真理，即使當天晚上肉體歸空，亦是心安而無所遺憾的。」（道成天上，名留人間）（註31）

夢湖則解釋說：

早上有緣得聞天道，就是晚上死了也可以超生了死，不再在四生六道之中輪迴了。……凡夫如浮萍……不知研究「生從何處來，死歸何處去」。……死不是消滅，而是分解，如水的三態變化，即佛說的輪迴。（註32）

《一貫道疑問解答》亦云：

生的時候，先由理生氣，再由氣生象。壞的時候，象壞的快，氣次之，理沒有壞。譬如人到臨終，先耳目昏花，手足不仁，然後斷氣。一靈真性，又轉輪迴投向別殼去。所以要想脫輪迴，非修道不可。孔聖云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即是免脫輪迴了生死之謂也。（註33）

性理心法的內容有一部分是指一貫道「求道」儀式中，點傳師（明師）點開「玄關」的意義，點開玄關即意謂著找到生命的真主人，了解生死之所，可以直達理天本體，不再受限於肉體與輪迴，故對人世不須掛礙。

從上述的解釋中，我們可以看出，一貫道將孔子所說的「聞道」解釋成一貫道極為重視的「得道」，而「得道」最重要的意義在於身亡之後，靈性可以直達理天，故而可以超越六道輪迴。因之，他們認為為什麼孔子可以如此看輕「死」，就在於他已得到生命之「本」，可以超越氣、象之非「本」，如同夢湖所說：「一聞即大徹大悟，靈性立即解脫束縛，超氣入理，與道之本源合而為一

體。」（註34）是以「朝聞道」代表由「明師」傳授「真道」，點開「玄關」，體悟性理之「本」；「夕死可矣」的灑脫則在於「超生了死」、「了脫生死輪迴」，這些都是一貫道所強調之「本」的觀念。

伍、「吾道一以貫之」章之「本」與「非本」傳授的解釋

孔子在《論語》中，兩度以「一以貫之」論述他的學問特質（《論語·里仁.15；衛靈公.3》），清·劉寶楠（1791-1855）感慨的說「自漢以來，不得其解」（註35）可見得歷代學者對於這段文字的困惑。朱子雖一貫以「聖人之心，渾然一理」認為「聖人之心」可以用「一理」通徹萬物，故而朱子又說：

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，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，而萬物各得其所也。……蓋至誠無息者，道之體也，萬殊之所以一本也；萬物各得其所者，道之用也，一本之所以萬殊也。以此觀之，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。（註36）

【註釋】

（註27）夢湖，《論語選讀小註》（草屯鎮：玉珍書局，1983.6），頁55。

（註28）黃俊傑，〈日本學者對《論語》「學而時習之」的解釋〉，同註2，頁198-211。

（註29）孟穎，《四書心德——論語》（臺南：龍巨書局，1988），頁97、98。

（註30）在一貫道的書籍中，時見「性理心法」一詞，並且闡明「性理心法」的傳授與體悟乃是其修行的重心，當然，「性理心法」亦牽涉到其信仰中之冥契體驗，是較屬於神秘的部分。以「性理心法」為書名者如高山愚人，《性理心法》（分成元亨冊、利貞冊）（嘉義：玉珍書局，1982.8）、夢湖，《性理釋疑選讀小註》（嘉義市：玉珍書局，1988.10）、慧如閑人《大學性理闡義》（台北縣板橋：正一善書出版社，1996.10）、詹長順，《中庸心法通論》（高雄市：合信印經處，1998.9）等諸書。

（註31）同註29，頁279。

（註32）同註27，頁1-2。

（註33）同註21，頁26。

（註34）同註27，頁2。

（註35）劉寶楠，《論語正義》（上冊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0），頁152。

（註36）朱熹，《四書章句集註》（臺北：鵝湖出版社，1984），頁72。

（續下期）